

汪习麟 编述

我轻轻的招手

作别西天的云彩

我挥一挥衣袖

不带走一片云彩

名
家
名
篇
撷
萃

一天云彩



重庆出版社

一天云彩
名家名篇撷萃

汪习麟 编述

南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(CIP)数据

一天云彩:名家名篇撷萃/汪习麟编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1999

ISBN 7 - 5366 - 4616 - X

I. 一 ... II. 汪 ...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现代文学 - 文学评论 - 中国 IV. 1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7087 号

责任编辑 李晓峰

封面设计 王 多
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汪习麟 编述

一天云彩——名家名篇撷萃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21 千

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1,000

*

ISBN 7 - 5366 - 4616 - X/I • 902

定价:15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汪习麟 1932年11月生于上海。1950年8月参加人民解放军，曾任部队速中文化教员、南京军区政治部研究员；1957年夏复员，做团的工作及中学教师；80年代初奉调少年儿童出版社，为副编审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评论集《儿童诗散论》、《浙江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评论集》、《论儿童小说及其它》、《贺宜作品论稿》、《贺宜评传》、《汪习麟评论选》等。退休后曾参与14卷本《韬奋全集》、编辑工作，与鲁兵共同主编“中华童话名家精品文库”，并为《儿童文学》主持“名家名篇”专栏。

致青少年朋友

假若你对“狼吞虎咽”式的“文化快餐”已感到腻味,想换换胃口,“细嚼慢咽”地读一点货真价实的文学精品,那么,请你打开这本书。

本书选收 30 位文学名家的 60 余篇(首)短篇佳作,每篇作品均附有评述。入选作品有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戏剧……是一份高品位的“文学套餐”;其评述不同于一般的“赏析”、“点评”,而是以讲故事的笔调娓娓道来,将作品赏析、作家轶闻、文坛佳话和与现代文学有关的珍闻、典故融为一体,为你拓展出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和认识层面,从中获得阅读乐趣和思想启迪。

这些脍炙人口、流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名篇,曾影响过你的父辈、祖辈,在世纪之交的今天,它将与你携手相伴,如同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,浇灌你生命的花季,滋养你刚刚起步的人生……

编者 1999 年 5 月

目 录

鲁 迅: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(1)
甘为孺子牛的鲁迅	(6)
周作人:故乡的野菜 乌篷船	(9)
散文艺术家周作人	(13)
夏丐尊:猫	(16)
质朴真诚的夏丐尊	(23)
陈衡哲:西风	(26)
最早支持白话文学的陈衡哲	(34)
刘半农:教我如何不想她 相隔一层 纸 饿 雨	(37)
“她”字的创造者刘半农	(43)
黎锦晖:葡萄仙子	(46)
黎锦晖和《小朋友》	(54)
胡 适:差不多先生传 蝴蝶 老鸦 湖上 希望	(57)
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胡适	(61)
郭沫若:地球,我的母亲 炉中煤	(64)
学识渊博、才华卓具的郭沫若	(70)
叶圣陶:小黄猫的恋爱故事	(73)
什么都想试一试的叶圣陶	(78)
邹韬奋:我的母亲	(81)
青年的师友邹韬奋	(86)
茅 盾:儿子开会去了	(90)

我党最早党员之一的茅盾	(96)
徐志摩:再别康桥 月下雷峰影片沙扬娜拉 为要寻一颗 明星偶然	(99)
徐志摩,跳着的一道生命水	(103)
郁达夫:薄奠	(106)
率直一世悲剧一生的郁达夫	(117)
郑振铎:朝露 七星	(120)
“大孩子”郑振铎	(125)
朱自清:儿女	(128)
有骨气重友情的朱自清	(134)
丰子恺:华瞻的日记 给我的孩子们	(137)
苦学力行的丰子恺	(145)
老舍:狗之晨	(148)
人民艺术家老舍	(155)
闻一多:红烛 死水 静夜 发现	(158)
闻一多:诗人、学者、战士	(164)
俞平伯:忆(三十六首选十)	(167)
文名早誉的俞平伯	(173)
冰心:往事(节选)	(176)
冰心笔下有温泉似的柔情	(183)
沈从文:历史是一条河 湘西苗族的艺术	(186)
读“大书”的沈从文	(193)
胡风:为祖国而歌 小草对阳光这样说	(197)
胡风,忠诚的文艺战士	(203)
梁实秋:放风筝、孩子	(206)
“雅舍”主人梁实秋	(213)
冯雪峰:知耻的狐和廉洁的猫 可爱的小鸟和可爱的玫瑰 农夫、麻雀和云雀 一个人被抛进河里	

去	(216)
脾气耿直命途多舛的冯雪峰	(221)
巴 金:爱的故事	(224)
巴金:把心交给读者	(231)
戴望舒:雨巷 我用残损的手掌 偶成	(234)
“雨巷诗人”戴望舒	(238)
艾 青:黎明的通知 礁石 启明星 鱼化石	(242)
诗坛的光明使者艾青	(249)
何其芳:夜歌(四) 黎明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、生活 是多么广阔	(252)
热情为延安歌唱的何其芳	(258)
严文井:仅仅写了“一天”的日记 小草哀歌 一朵淡 紫色的小花	(261)
自谦为“小草”的严文井	(267)
张爱玲:必也正名乎 弟弟	(271)
寂寞的张爱玲	(277)
后 记	(281)


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

鲁 迅

长妈妈，已经说过，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，说得阔气一点，就是我的保姆。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，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。只有祖母叫她阿长。我平时叫她“阿妈”，连“长”字也不带；但到憎恶她的时候——例如知道了害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，就叫她阿长。

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；她长得黄胖而矮，“长”也不是形容词，又不是她的名字，记得她自己说过，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。什么姑娘，我现在已经忘却了，总之不是长姑娘，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。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：先前的先前，我家有一个女工，身材生得很高大，这就是真阿长。后来她回去了，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，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，没有再改口，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。

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，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，我可只得说：我实在不大佩服她。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，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。还竖起第二个手指，在空中上下摇动，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。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，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“切切察察”有些关系。又不许我走动，拔一株草，翻一块石头，就说我顽皮，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。一到夏天，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，在床中间摆成一个“大”字，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，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，又已经烤得那么热。推

她呢，不动；叫她呢，也不闻。

“长妈妈生得那么胖，一定很怕热罢？晚上的睡相，怕不见得很好罢？……”

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，曾经这样地问过她。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。她不开口。但到夜里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，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“大”字，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。我想，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。

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，这些规矩，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。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，自然要数除夕了。辞岁之后，从长辈得到压岁钱，红纸包着，放在枕边，只要过一宵，便可以随意使用。睡在枕上，看着红包，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、刀枪、泥人、糖菩萨……然而她进来，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。

“哥儿，你牢牢记住！”她极其郑重地说，“明天是正月初一，清早一睁开眼睛，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：‘阿妈，恭喜恭喜！’记得么？你要记着，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。不许说别的话！说过之后，还得吃一点福橘。”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，“那么，一年到头，顺顺溜溜……”

梦里也记得元旦的，第二天醒得特别早，一醒，就要坐起来。她却立刻伸出臂膊，一把将我按住，我惊异地看她时，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。

她又有所要求似的，摇着我的肩。我忽而记得了——

“阿妈，恭喜……”

“恭喜恭喜！大家恭喜！真聪明！恭喜恭喜！”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，笑将起来，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，塞在我的嘴里。我大吃一惊之后，也就忽而记得，这就是所谓福橘，元旦辟头的磨难，总算已经受完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。

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，例如说人死了，不该说死掉，必须说“老掉了”；死了人，生了孩子的屋子里，不应该走进去；饭粒落

在地上，必须拣起来，最好是吃下去；晒裤子用的竿底下，是万不可钻过去的……此外，现在大抵忘却了，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。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、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。

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。她常常对我讲“长毛”。她之所谓“长毛”者，不但洪秀全军，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，但除却革命党，因为那时还没有。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，他们的话就听不懂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，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，只留下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。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，那老妈子便叫他们“大王”——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——诉说自己的饥饿。长毛笑道：“那么，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！”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，还带着一条小辫子，正是那门房的头。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，后来一提起，还是立刻面如土色，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：“阿呀，骇死我了，骇死我了……”

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，我不是一个门房。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，说道：“像你似的小孩子，长毛也要掳的，掳去做小长毛。还有好看的姑娘，也要掳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不要紧的。”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，既不做门房，又不是小孩子，也生得不好看，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。

“哪里话？！”她严肃地说，“我们就没有用处？我们也要被掳去。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，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，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；再要放，就炸了！”

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，不能不惊异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，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。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，似乎实在深不可测；夜间的伸开手脚，占领全床，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，倒应该我退让。

这种敬意，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，但完全消失，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。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，而且当面叫她阿长。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，不去攻城，也不放炮，更不怕炮炸，我惧惮她什么呢！

但当我哀悼隐鼠，给它复仇的时候，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《山海经》了。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。他是一个胖胖的、和蔼的老人，爱种一点花木，如珠兰、茉莉之类，还有极其少见的，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。他的太太却正相反，什么也莫名其妙，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，枝折了，还要愤愤地咒骂道：“死尸！”这老人是个寂寞者，因为无人可谈，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，有时简直称我们为“小友”。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，只有他书多，而且特别。制艺和试帖诗，自然也是有的；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，看见过陆玕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。我那时最爱看的是《花镜》，上面有许多图。他说给我听，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《山海经》，画着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三脚的鸟，生着翅膀的人，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……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

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，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，他是很疏懒的。问别人呢，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。压岁钱还有几百文，买罢，又没有好机会。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，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，那时候，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。

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，但一坐下，我就记得绘图的《山海经》。

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，连阿长也来问《山海经》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，我知道她并非学者，说了也无益，但既然来问，也就都对她说了。

过了十多天，或者一个月罢，我还很记得，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，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，一见面，就将一包书递

给我，高兴地说道：

“哥儿，有画儿的‘三哼经’，我给你买来了！”

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，全身都震悚起来，赶紧去接过来，打开纸包，是四本小小的书，略略一翻，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……果然都在内。

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，别人不肯做，或不能做的事，她却能够做成功。她确有伟大的神力。谋害隐鼠的怨恨，从此完全消失了。

这四本书，乃是我最初得到、最为心爱的宝书。

书的模样，到现在还在眼前。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，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。纸张很黄；图象也很坏，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，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。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，看起来，确是人面的兽；九头的蛇；一脚的牛；袋子似的帝江；没有头而“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”，还要“执干戚而舞”的刑天。

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，于是有了石印的《尔雅音图》和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，又有了《点石斋丛画》和《诗画舫》。《山海经》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，每卷都有图赞，绿色的画，字是红的，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。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，是缩印的郝懿行疏。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。

我的保姆，长妈妈即阿长，辞了这人世，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。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，她的经历；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，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。

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！

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



甘为孺子牛的鲁迅

初见鲁迅先生的人，往往觉得他端庄严肃，似乎不易亲近。1927年10月，鲁迅从广州来上海定居，刚刚安顿好住处，即去北四川路底经营日文书籍的内山书店买书，店主内山完造这样描写他最初的印象：“一个……穿蓝长衫的、身材小而走着一一种非常有特长的脚步，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，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，有威严的，那怕个子小都有一种浩然之气的人，映在我们的眼帘。”然而，当内山先生主动上前接待，彼此交谈之后，鲁迅的和蔼与平易，立刻消除了他的疑虑；他在《鲁迅先生》一文中接着写道：“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。他一天天地和我们亲密起来，几天之间，我们的心里已没有了所谓客人的意识。”由于鲁迅说得一口漂亮的日本语，有时他在内山书店看书或坐着休息，常常被一些读者错认作店主而招呼着，这时鲁迅先生就会像孩子似地大笑起来，用日语对内山完造说：“老板，他们把我当作掌柜的了。”

鲁迅先生有着鲜明的爱憎，对于反动势力和丑恶现象，他横眉冷对、疾恶如仇；对于朋友特别是青年，他则坦诚相见、爱才若渴。有一位青年，因为译稿的事与鲁迅相见，事后他认为自己话多，而鲁迅话少，又冷，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。鲁迅马上回信安慰：“初次相会，说话不多，也是人之常情。”一面又把自己的两本德文藏书相赠，希望他再译些来。这之后，他们再次相见，

就谈得多些了；而且，这位青年被反动政府拘捕后释放，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马上去寻找鲁迅先生，情况确也如此，鲁迅不但亲切地抚慰了他，还在经济上及时予以帮助。

对于青年，鲁迅先生真正做到了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不少青年作家寄来函稿，要求鲁迅为之修改文稿、校勘小样，或是选定作品编集，鲁迅总是戴上老花镜为之工作到深夜；还有许多识与不识的青年，时时写信来向他请教什么，鲁迅无不给以详详细细的回复。据许广平先生说：“他每星期的光阴，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三天。”更有甚者，有一个小于鲁迅十多岁的学生，后来因为工作关系，曾与鲁迅一同前往陕西、厦门、广州，而在出门的时候，他的铺盖常常是鲁迅替他打的。多少年后，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这些事时，深情地说：“耶稣尝为门徒洗脚，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。”

对于少年儿童，鲁迅先生尤其喜欢。他幼年时最早读的是一本叫《鉴略》的历史读本，四言韵语，老师只读不讲，年幼的他根本无法理解，后来他在《五猖会》的回忆文中，对这种教育方法表示了很大的疑惑；他唯一心爱的一部古书《山海经》，还是他那不识字的保姆为他买来。为此，他在四十六岁那年，还特地写了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一文，记叙了他对这位劳动妇女的深切怀念与祝愿。

1933年夏天，他当年在南京读书时的一位同学的小儿子生病，去了几个医院，都说病情严重，于是前来寻找鲁迅先生。鲁迅立刻托内山完造先生，进入日本朋友开的福民医院医治。他不但多次往医院探视，还借予零用钱，又替他们付出手术费和住院费。出院之后，他又亲自去上海有名的饭店定座，然后代这位同学父子请医院院长、医生、会计及内山完造先生吃饭，郑重其事地表示谢意。

为了后辈能有更好的生活，鲁迅总是时刻关怀着孩子的健

康成长。比如对于儿童读物，他一面对那些反动腐朽的、粗制滥造的读物进行口诛笔伐，一面则介绍和引进国外的优秀作品。他先后翻译出版了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、《桃色的云》、《小约翰》、《小彼得》、《表》等。在《表·译者的话》里，鲁迅谈了他进行这一工作的目的：“第一，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，介绍一点进中国来，以供孩子们的父母、师长、以及教育家、童话作家来参考；第二，想不用什么难字，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。”

鲁迅四十九岁那年，与许广平有了一个男孩，他当然很爱自己的孩子。平日，除了去书店，别的什么店他是头也不回地急急走过的；但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如到市内什么地方，一定要弯到大的商店内的玩具柜台，挑选一些玩具带回家来，有时也买一些点心罐头之类。倘若遇到朋友请吃点心，而那点心又颇时新，他会特地留起一两件，带回来给年幼的儿子。有人于此不理解，公然讥笑他，他写了一首诗作回答：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知否兴风狂啸者，回眸时看小於菟。”孩子是人类的未来，鲁迅把他博大的爱心，给予了所有的幼者。

1936年春天，五十六岁的鲁迅积劳成疾，体重仅三十七公斤，10月19日不幸病逝上海寓所。当出殡那天，在送葬的行列中，就有许许多多孩子，他们悲痛地唱着挽歌，哀悼着关爱他们的老人。



故乡的野菜

周作人

我的故乡不止一个，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，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，朝夕会面，遂成相识，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，虽然不是亲属，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。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，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，这都是我的故乡；现在住在北京，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。

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，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，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。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，乡间不必说，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，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“苗篮”，蹲在地上搜寻，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。那时小孩们唱道：“荠菜马兰头，姊姊嫁在后门头。”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，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，须得自家去采。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，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。《西湖游览志》云：“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。谚云：三春戴荠花，桃李羞繁华。”顾禄的《清嘉录》上亦说：“荠菜花俗呼野菜花，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，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陴上，以厌虫蚁。侵晨村童叫卖不绝。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，俗号眼亮花。”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，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。

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，系菊科植物，叶小微圆互生，表面有白毛，花黄色，簇生梢头。春天采嫩叶，捣烂去汁，和粉作糕，称